

当代中国社会

6

写实小说大系

小人不可得罪

小人不可得罪

袁一强

羽化

祁智

空缺

史生菜

游魂

牛佰成

仕途

刘益令

红颜

石钟山

县城意识

刘玉堂

李师东

王强

卢今 /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7746

小人不可得罪

● 李师东 ● 王强 ● 卢今 /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44. 571
LSD2. 3

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读本

王 强

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，作家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处审视现实，观照生活，思考人生。而当代中国日新月异，社会大潮风起云涌，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资源。拥有灵敏触角的作家，比一般读者更为敏锐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，更加细致地观察身边的多彩世界。

收入本丛书的这些小说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倾诉了普通百姓嫉恶如仇的心声。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，有沉痾已久的干部腐败问题，有积重难返的工作作风问

题，有日益急迫的法制建设问题，有新兴城市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，等等。其中的一些优秀之作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展示负面社会现象，而是在主人公的身上，寄托了对正义力量的殷切希望。这些作品以反腐倡廉为主题，着重于涤浊扬清、弘扬正气、崇尚英雄。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激愤于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，出于义愤，出于要疗治社会的责任心，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；读者喜爱这类题材小说，也是出于同样心态。这是一种“疗治型”创作。

还有一些反腐小说，着力于展示描绘现实面貌，对于腐败的真正原因，少有涉及少有揭示，或者简单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环境，欲望冲出道德的牢笼等等。对于这些小说，我们不能只是从纯粹的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，一味指责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丑恶现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，指责这些作品只是停留于揭示现实的困境而没有写出如何走出困境。实际上，现实中的腐败行为远比小说家笔下的腐败要复杂，腐败的原因也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简单。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作家给现实社会种种问题的解决开一剂良药，指一条明路，不能苛求作家一定要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。应当指出，作家们关注现实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当然，作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，只是工笔描摹腐败的官场丑恶的现实脆弱的小人物。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启发，仅仅停留于分享艰难是不够的。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要善于发掘意义，分析这种艰难，展示超越艰难的可能性。

另有部分作品，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，着重于展示、揭露，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，这类作品多数以白描写实手法描绘腐败现象，个别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规矩”和官场斗争的细节，调侃很多。一些作品倾力于要把社会顽疾的各种症状暴露出来，求得一种逼真的效果，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，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。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“好看”，更有“卖点”，一些小说加进不少腐化堕落的细节描写，这是一种“展览型”创作。这种作品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眼光来看待。

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首先应当崇尚正直，呼唤正气，主张正义，要在给人以愉悦的同时，给人一点向上的精神。就像作家肖克凡所说的：“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精神职业。一个作家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。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，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。我越来越意识到小说中的精神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；越来越认为小说中充满了生活现象是必须的前提，但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阳光穿透这些东西，才能走向文学的境界和品位。”

目 录

1 / 小人不可得罪	袁一强
63 / 羽化	祁 智
137 / 空缺	史生荣
189 / 游魂	牛伯成
267 / 仕途	刘益令
315 / 红颜	石钟山
371 / 县城意识	刘玉堂

小人不可得罪

袁一强

1000

学刊编辑部里乱哄哄的，一摊象棋一摊扑克各围了一圈人，不少人手中还端着饭盒，人们显得格外珍惜中午这点时间。就因学刊编辑部里边棋迷和牌迷多，一到中午，几乎全研究院的棋迷牌迷全往这跑。陈海年叉着手，叼着烟，大师一般正在为老郑支着。老郑显然占了上风，幸灾乐祸地嘟囔着：“吃吧，喂到嘴边了还不吃？吃吧，你现在是武大郎服毒，吃也死不吃也死……”只气得跟他下棋的大冯眼瞪得跟包子似的盯着棋盘，呼呼地喘着粗气。

陈海年觉着有人轻轻在背后捅了他一下，扭头一看是部主任老白。只见老白满脸神秘地冲他一勾手，他便一声不吭地跟了出来。老白是午饭前突然被通知去开会的，陈海年料定这家伙有事告诉他。楼道里有人，他便跟老白进了厕所。

“什么事呀这么急？”陈海年跟老白并肩站到了小便池。

老白很警惕地回头扫了一眼，见厕所里确实无人，才神秘地一笑道：“什么事呀？大事！”说到这又将声音压低了一些，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宣布何友渔停职检查！”

“哟——他犯什么事了？”陈海年听了心中一喜，生怕自己听错了。

“犯了什么事？这玩艺儿不老实！”老白说着掂了一下他手里的“那玩艺儿”又道，“他那‘老二’给他捅出娄子来了，

人家给告了!”

“跟谁呀?”陈海年一听来了精神。

老白满脸神秘地“噗哧”一笑，慢悠悠走下便小池卖着关子说道：“谁呀?你猜猜吧!”老白这人就是这么个德行，什么事总是先告诉你个头，等你一十分感兴趣了，他该跟你卖关子了。

陈海年知道老白这个毛病，只好耐着性子胡乱猜道：“是不是咱们屋里的那位呀?”

“什么智商呀!咱们屋那位是秃子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，那是属于心甘情愿奉献的主儿。”

“秘书科的金莲花?”

“那个更没问题了，姓何的有她们家的钥匙，何友渔就是把她前后心捅漏了也没事呀!”老白把嘴撇得跟什么似的说：“你往年轻的、漂亮的里边猜，人家第二把手要扩大‘第三产业’还不抢鲜亮的发展!”

陈海年蹙着眉头央求道：“你甭拿弄我了，我乱猜一气太没德行，让人家知道了非挨骂不可。说，到底是谁?痛快点儿!”

老白笑了笑刚要说话，就见随着外边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，咧着大嘴的大冯解着裤扣冲进了厕所。他丝毫没有注意两人的神色，得意至极地嚷道：“海年，你白支了半天嘴，老郑让我打了一闷宫，煮熟的鸭子又飞了!这老小子真他妈的臭!你回头看看那盘棋去。”

陈海年忙对老白说：“走走，看看这两个臭棋怎么下的？”一出了厕所，他又追问那人是谁，老白冲后努了努嘴，低声道：“晚上，路上准告诉你。”陈海年只好作罢。

下午上班后，编辑部又恢复了宁静。陈海年见老白坐在对面专心审稿，头也不抬，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不由暗自佩服他这种功夫。在这个研究院里的中层领导中，老白既不属于学院派也不属于中专派，对上边的几位领导也是不远不近。他有个“理论”——谁当领导也不能光用马屁精，总要用些干活儿的，咱就去那干活的。院里分房他不争，出国考察他不争，他说争什么？早晚领导上有想起咱的时候。对待自己的下属他更是一视同仁，分派个任务从不发号施令，总是用商量的口气跟你说。对他的副手胡小池的专横拔扈他虽然有看法，但仍然处处让她三分。对此，陈海年常常气不忿，可他又自有一番“理论”——争什么，我到上边汇报半天的效果还不如人家到上边撒一声娇的。我是把谁都当神敬着，到时候显不显灵那就是神的事了。这就是老白的哲学，老白的活法。

胡小池不知到什么地方睡了一小觉，上班铃响过一会儿才进屋，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看稿。近一个星期来她变得寡言少语，满面春风的笑脸变得阴云密布，听不到了往日的笑声，闻不到了那刺鼻的香气。以往午休那是牌桌上必不可少的人物，打起牌来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头，如今却推说身体不适躲到一边睡开了午觉。陈海年对她的变化大惑不解，如今总算得到了答案。看来她早就知道何友渔遇到了麻烦。

在陈海年的眼里，胡小池算得上美人；只是气质上略逊一筹，丰满中多了肉感少了秀媚；伶俐中多了骄横少了矜持。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龄至今还孑然一身，有人说只要何友渔在这当副院长，胡小池就会永远保持“独身主义”。她得到了什么？一套房子，而本来那套房子应该是他陈海年的。当时只分配给学刊编辑部一套独单元，陈海年三口之家只住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，人均住房面积不足五平米属困难户，自然非他莫属。但不知怎么突然吹出了胡小池等房结婚的风，三十好几的老姑娘因为没房结不了婚，比起他这能人均住上几平米平房的人自然又令人多了几分同情。困难户遇上了特困户，有房户遇到了无房户，两人又同是副主任，房子到底应该分给谁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了。最后由分房委员会裁决，房子给了胡小池。而分房委员会的主任恰恰是何友渔。最后的分房方案公布之后胡小池偏偏又好几天不领新房的钥匙，哭着闹着找分房委员会另要一间，说她不能挤了陈海年的房子。最后还是上边做了工作，她才住了新房。胡小池的义举当时还真让陈海年感动了一阵子。可如今两年过去了，陈海年还住在原来的平房里，胡小池仍保持着她的独身，她住上新房不久就吹出风，说是男方又变了卦。陈海年这才知道自己像傻小子似的让人给耍了。

陈海年本来就对胡小池憋了一肚子气，谁料旧怨未消又添新恨，去年陈海年又着实让人家当猴耍了一回。

去年三月，轮到胡小池去干校学习时，胡小池私下跟陈海年商量和他对换一下。她显得很不好意思地说，别人刚刚给她

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如去干校学习两个月又要住校，怕是黄瓜菜全凉了。按计划陈海年应是六七月份去学习，他一想什么时候学不是学，跟胡小池换一下既成全了人家的好事，又可避开了炎热的夏季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！他当时像捡了天大的便宜似的答应了。

等到四月中旬的一天，陈海年回单位领工资没见到胡小池问起她，老白含笑不语，大冯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怎么，她没请你这大好人吃喜糖？人家到法国旅行结婚去了，你不知道？”陈海年一听还以为胡小池找了一个老外。再一问方知，胡小池跟着何友渔一帮人到法国考察去了。当时气得陈海年险些没背过气去，因胡小池会的那点儿法语还是从他这学的，论水平不够他的一个指头。他如果在家，这次出国考察自然不好安排法语水平半瓶子醋的胡小池。他知道这肯定是何友渔事先压住了要出国考察的消息，又玩了一回“调虎离山”。大冯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：“老白，明儿您说什么也要关心一下您这位副手的个人问题！甭论什么好赖快给咱们这位胡小姐找个老公，要不然咱这屋里的人不定谁还要上当。”

半月后，陈海年学习回来见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瓶法国香水，便装作没有看见。胡小池沉不住气，满脸堆笑过来说：“海年，这是送给你夫人的。”

不想陈海年板着脸，拿起香水扫了一眼，如同被蝎子蜇了似的叫道：“你怎么买这种香水？这种香水在法国只有妓女才用的！”说完顺手将香水扔在了一边。结果弄得胡小池满脸

通红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自那以后，两人的关系一直疙疙瘩瘩的。

如今何友渔倒了霉，看到胡小池没精打彩的样子，陈海年又生出几许同情，觉得做为一个女人她付出代价太大了。不错，她有职位、房子，又出国风光了一番。但这些都是任何一个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努力工作能够得到的，她只不过比她的同龄人早了一步，而她为此付出了几乎整个青春的高昂代价。听别人说，胡小池到何友渔家做客是管何的女人叫阿姨的，他真难以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儿。

屋里死一般的安静。老白仍低头审稿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胡小池眼睛盯着桌面上，样子像在看稿，天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大冯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告了假，老郑中午下完棋就不见了踪影。沈青和刘学来出差了。学刊编辑部七个编制，三个头头领导四个兵；老白领导全面，又具体分管大冯主管的栏目及老郑的那摊发行和财务；陈海年分管刘学来主持的栏目；由胡小池领导沈青。女人领导女人并不轻松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领导漂亮的女人更是如此。陈海年总觉得冤枉，不知为什么，沈青一与胡小池分庭抗礼胡小池总要疑心是他背后做了手脚。陈海年突然很想沈青，想知道如果她听到了这个消息是什么样的表现？

电话铃声打断了陈海年的思路，他抄过电话里边却没有回音，他连连“喂”了几声，对方却把电话挂了。他立刻想到了是何友渔找胡小池的电话，过去他就听沈青讲过这种现象，有

的电话只有胡小池接才有应答。并说只要胡小池接电话吭吭哈哈的，十之八九是何友渔的。“奇怪！这是谁呀？”放下电话，陈海年声音很大大地嘟囔了一声。老白愣是眼皮也没有抬一下。陈海年偷偷扫了一眼胡小池，见她木偶一般低头坐在那里，对自己刚才具有挑战性的举动顿生悔意。

几分钟后，电话铃声又响，陈海年却借着倒水起身离开了座位。然而铃声响着，胡小池却没有接电话的意思。老白只好拿起电话，习惯性地，十分有修养地先自报家门，半分钟后又无声无息地放下了电话。显然是里边仍没有应答。

陈海年刚刚坐回自己的座位，电话铃声就再次响了起来。陈海年没有好气地抄过电话，冲着里边吼道：“讲话！有病呀是怎么着？”

“谁有病呀？你这是跟谁较劲呢？”电话里边响起了一个悦耳的男中音。

“哟，‘乔老爷’！说，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？”他听出是自己的莫逆之交——第二研究室的副主任乔大光，这小子就在他的楼下。

“今晚想不想喝点儿？到我家，我请你！怎么样？”乔老爷的口气透着那么得意。等到陈海年答应了，那小子又说，“我待会儿提前回去一个钟头，准备一下，保证让你小子今晚上喝痛快了！我可在家恭候了！”听那劲头就跟买彩票中了大奖似的。陈海年估计他不但知道了何友渔的消息，而且很可能已经套出了全部的内情，这小子天生的是当情报处长的材料。

二

在知识分子成堆的研究院里，乔大光自称“土八路”。他原是院里的绘图员，恢复高考后，他以高分考入了清华大学，毕业后又回到研究院。这些年他相继主持了几个研究项目都获得了成功，很受院长李文仪的赏识。他为人直心快，但说话尖刻了一些。那一年，院领导刚开始搞述职，他对何友渔任人唯亲、拉帮结派的一些做法放了一炮。当时只顾嘴皮子痛快了，却把何友渔得罪苦了。从那往后，他便处处受到刁难。前年，第二研究室的主任退休后，论能力，资力都应将他“转正”，谁料何友渔硬是顶着，将第三研究室副主任秦百鹤调到二室当主任。这秦百鹤是个知识分子中的“混混”，属于那种“喝酒七两八两不醉，跳舞三步四步都会，打麻将一宿二宿不睡，搞研究设计屁嘛不会”的主儿。但这小子也不从哪学会了按摩，挺大的老爷们儿常常张罗给女人捏胳膊，揉腿的。何友渔有颈椎病，这小子没事就跑到何友渔的办公室给他揉脖子。院里不少人把他的名字叫成了“勤拍何”。自秦百鹤成了乔大光的顶头上司后，乔老爷常常跟别人说他省粮食，说整天瞧他的上司就瞧饱了，说研究院怎么研究出男不男女不女的“二尾子”来了？

还没走到乔大光家的四楼，陈海年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鱼香，他断定那鱼香来自乔家。敲开他家的门，一股更浓郁的鱼

香果然扑鼻而来。比他先到一步的是第三研究室的副主任杨维新，乔大光的同班同学。

看着摆满一桌的佳肴，陈海年明知故问道：“这不年不节的，乔老爷就如此破费是要升官呀？还是要发财呀？”

“你是真不知道呀？还是犯傻呀？‘臭鱼’让上边熬汤了！这不，我今天特意做了一条鱼，咱们就先尝尝鲜儿，吃它个痛快，喝它个痛快！”乔大光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陈海年急着向他刨根问底，他一指杨维新道：“问这位，维新现在是被害人的证人，知道这起强奸未遂案件的全过程。这小子也是刚告诉我，还他妈的替‘臭鱼’保密呢！净干那捂着‘老二’过河假小心的事！”

杨维新含笑道：“废话，这是告下来了，这小子停职检查了，要不然谁敢往外说呀？那可是主管人事的第一副院长！上边来调查，我敢给成梅当证人也是豁出去了，要不然眼瞧着人家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孩子受欺负咱良心上过不去。”

乔大光接过话道：“今儿我为什么犒劳你？就是觉得你这个人还行，你要是一耷拉胳膊，就没准把成梅这孩子给逼疯了，那时候又是一桩冤案。那孙子可是双料流氓，政治上整人更是有有一套。”

成梅是去年才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，与杨维新同在一个研究室。她给学刊投过稿，陈海年做过她的责任编辑。但与她的接触不多，在朦朦胧胧的印象中那是个脸上总堆着稚气的笑容，欢快得像只小鸟的姑娘，尽管她出落得丰满、挺拔，但她